

東
溟
文
集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二

桐城姚瑩石甫著

陸畫村傳

嘉慶之初教匪蹂躪川陝湖北郡邑被擾者百數朝廷選將命帥討之八年後定閭閻元氣未復也又擇賢守令撫循久之乃蘇道光七八年間猶有未盡復者其閒陸君畫村以循吏稱君名成木浙江蕭山人唐忠宣公之裔也始以諸生援例得按察司經歷至四川值教匪亂從川北總理軍務劉清軍中德參贊賞之調赴大營甚見委任事平授宜賓縣知縣歷署三台儀隴清溪諸縣雷波通判潼川敘州二府知府所至以撫循瘡痍與民休養爲事或請調免歷年積欠或移社倉入城官爲經理以除民累兵

官有虐吏人激變者君捐貲撫卹得兵治之不戮一人夷
安而民頌之道光七年升巴州知州地在萬山中極遼闊
逃亡未集豪強者多以賤價典質田廬得之遂爲己業而
不納官租及田主歸無力贖田賦不得免君憫之悉令計
質價而分其業各任輸和賦乃有著而民無困州鹽有引
無商民賴擔負以濟日用官人朦給執照私爲商秤苛剝
之復多設鹽差搜捕走漏者民苦之君急請以課歸丁追
照毀秤民勒其示于石而祀之君復捐廉代償民遭十分
之二不三年民皆歸復如承平時其他善政甚衆十二年
乞歸時年七十矣歸十數年卒于里年八十有六里中恂
恂不談從軍及爲吏時事率子弟以禮法力行諸善義事
而已先是雍正中有請以忠宣公從祀聖廟者禮部謂公

未講學中止道光五年君言于學使吳公曰諸葛亮范仲淹歐陽修皆未嘗講學而已從祀先臣學術粹然本仁祖義舉而措之可致純王上理徒以年少得君入參幃幄未遑著述貶後避謗故不著書柰何以此少之吳公奏上明年遂從所請君嘗重刻忠宣公及楊椒山集劉蕺山人譜陳文恭四種遺規監懲錄式敬編其汲汲于世道人心如此又自以所見集經驗良方刻之得其方者如證投之立愈亦忠宣公集驗方之遺意云

論曰循吏不可緩于世也久矣矧荒亂之餘乎陸君書生從戎不矜其功而孳孳爲吏惟愛民是務年至耄耄恂恂儒者觀所行事可謂不忝其先矣癸卯秋余奉逮過吳君孫次山候余乞爲君傳諾之久未復也次山頃以書來云

昔蘇州卓契順持蘇邁書訪東坡于惠州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魯公絕糧江淮聞明遠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蘇公亦善契順君獨不憐幾而與之乎感次山之言乃敘次協相湯公所爲墓誌而爲君傳次山名幾方通判蜀中君之弟二孫也

桐城馬氏方宜人家傳

古昔丈夫列女以才識見于載記者不一類大抵不數見然唐以前猶聞之宋以後則寂然何耶曰此宋元以來諸君子謂其不合于經也而沒之焉天地大矣特出之材何代無之世既太平而無所見儒者之論日益加嚴其湮沒于荒煙蔓草中者可勝道哉方宜人者字德情桐城方公裕昆字綸齋之長女而工部都水司郎中馬元伯之婦也

十八歲適元伯兩代翁姑具存皆賢德而貧債家時及于門食用日罄宜人工織黼勤苦任之元伯得專力學兩代懽然以忘其憂元伯既成進士選庶常改工部能于其職宜人佐內政具有條理僚友及同年諸夫人譙周旋肆應盛以才能稱焉 國家方重科目主政多書生不諳工程部吏玩而爲弊元伯事例精明吏獨畏之不敢欺上官莫不倚爲左右手以是頗有忌者宜人曰君自盡其職耳苟首鼠焉如公事何道光二年 仁宗升祔

三壇

太廟估修祭器典至重而名物器數亦極繁

原主估修者今直隸總督訥公也估冊成已外擢去元伯代同官張銷估冊一二筆誤未及糾舉有以捐納在工部者求京察不得疑元伯沮之訐工程事謂有所私或謂元

伯曰此估修之事君曷訴之可自脫元伯以告宜人曰不可元伯從之遂與在工承修諸人皆獲罪訥竟無事大臣頗知之以是義元伯暫遠戍而卒得赦歸諸在工者多亡于戍所矣訥公深德元伯所以報之者良厚元伯窮官遠戍而家能粗立者宜人之力也余初應童子試時家窶甚嘗見知于家建庵先生先生亡余往哭之慟先生故綸齋方公妹夫也宜人在其家見之問曰弔者多矣此少年何哭之慟乎姑曰是嘗見稱于亡者宜人曰嗟呼一童子耳感一日知己而慟哭之于死後豈常人哉歸復問于祖姑姚太宜人曰是吾從孫也貧而好學宜人乃請于綸齋公以仲妹字余既有沮者宜人力爭得之宜人同母姊妹三人友愛之篤終身無間世之賢兄弟有不若者矣宜人性

闊大善持家僕婢無敢欺而不屑尋常珍細白奉勤儉待人寬恕婢僕咸服其才而感其惠元伯族戚中貧困者周之孀寡者養之于家以至終身有才能者則勸元伯助成其業于是內外稱之一如其家人元伯家不中貲仰食者恆數十人無乏乃知宜人之能也元伯三子皆宜人出鍾愛之自孩提及成人未嘗有所督責嘗延余課其二子授經不熟罰之跪宜人親至屏後爲子緩頰余奮衣去宜人請祖姑代謝而終不責子人皆謂其溺愛然三子皆成立賢而才諸孫亦無不才者宜人豈非自知其子孫必興而不肯傷其愛乎宜人以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卒年六十有九元伯亦年七十一矣宜人事元伯自貧賤患難以至于終勤勞如婢子元伯陽之甚寓書于余曰宜人生平惟君

知之最深老年喪偶情何能已君其爲我傳之余曰唯唯
宜人非尋常婦也其才識丈夫或有愧焉乃追憶所知爲
傳俾元伯藏于其家元伯名瑞辰嘉慶乙丑進士三子長
建勳雲南甯洱縣知縣次星曙監生議敘八品職銜次三
俊廩生十一孫某某俱附生某某業儒二曾孫某某

王貞婦傳

閩中王氏有女曰湘藻生而啼有異聲祖父聞之曰是有
貞性可小字冬青長適顧氏夫歿不學夫弟九佻姑愛少
子縱之女事姑相夫敬禮不稍衰姑湏於酒叔嘗戲侮女
斥之慙忿反與僕婦小婢共譖女姑大恚曰摧責之使歠
痛垂女叔助之無宗膚粵中有夷亂歠往從軍謂女曰如
戰歿可改嫁女曰君不知我乎男子制義夫人從一死敵

臣道也全節妻道也子其勉之無念婦人猷又曰吾弟佻
我遠行其慎防之遂行女白是寢不解衣一夕入室將浴
叔刺窗窺之女急滅鎗罷浴明日姑見女辭色益厲叔更
嫚罵凌逼之一日歸省其母左眼角傷寸許目睛大腫母
問之自承傾跌痛甚而昏稍蘇語兄爲書於父曰勿苦思
女勿薄顧氏母兄醫之半歲始瘳終不言致傷之由叔私
僕婦姑使此婦伴女宿卻之則誣以有他不堪其逼乃寢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三日也女年二十有三氣已絕面目
如生父母往視之出涕一線叔與女婢皆逃匿女平居嘗
言女身難自才不能以淨體還太虛奈何貞烈被害世輒
鳴官令其軀形以驗耶人間快意地下含羞矣惟以報應
聽諸冥冥斯盛德事耳其父承志乃瘞之蟠龍山二郎廟

之左而立碑於閬南橋側表之府教授熊君篆額曰清貞孝顧王氏之碑

贊曰貞婦事在余未至蜀前數月越四年貞婦之父承志以癸酉拔貢生授館沈吟樵孝廉家余因吟樵得其詳承志嘗爲女敘其情事讀之使人悲傷乃更爲作傳嗟呼女豈愚夫婦一節之行而已哉

王卜二隱君傳

古者民有四稱蓋異其業非殊其德也忠信孝弟禮義廉恥盡人有其性能存之者德莫大焉矣余所聞常州隱君子有二焉皆賈人子也一爲王君曰旦字黉章徽之歙人也九歲隨父爲鹺賈於常而好讀書厲行遊浙東浙之人士稱之還居常常之人士益稱之鳳臺縣尹李君兆洛稱

曰王君貧遷毘陵柔而不犯廉而不剋比黨蒙福緒紳歸
高又曰君以孝友聞其承志也視於無形其忘勞也施於
不匱湖南中丞左公輔曰王君孝友蓋其天性而一意攻
古文詩詞不甚留意生產父沒家落乃棄儒學賈終弗能
善也醕行如古人性坦白與人交尚信義無逆億人挾狙
詐以相償者亦感其誠而爽然以喪也周人之急嘗貸人
以千金非己償也他日人第如數償之君亦勿言而代償
子金其爲人如此一爲卜君維憲字潯九有元之季自河
南溫縣遷常州幼貧習商賈業未冠父卒生平訓之以立
志行爲大君守父訓終身弗失事母錢氏以孝聞母有疾
君方賈江淮聞忽一夕不能寐起謂同業曰我他日未嘗
如是必有故母老在家宜急歸也卽日買舟倍道行母已

疾篤急張目曰門外五郎歸矣五郎蓋君小字家人甫出
堂聞叩門者果君歸矣翼日母遂卒君謀所以安父母之
體魄者盡心形家書延善其術者于家奔走九年得之既
葬每四五日必省視春秋祭掃哀感掩泣遶墓徬徨如此
者以終其身兄維榮卒於杭君歸之葬父墓側曰兄生與
父同室死與父同壤既可侍先人於地下且使吾子孫世
世不失其祀也有孫起元善讀書攻爲文章有氣節君督
之學甚勤苦每年節慶旦必肅衣冠至諸孫師門再拜塾
中歸則爲之講說古今忠孝義烈事且曰讀書所以明理
非徒取科第汝等能立身砥行學漸成就綿延以訓子孫
卜氏世有詩書之後是吾志也君爲人嚴正去取必準於
義遇人所不可面斥其非無回護又諄諄反覆開示使之

必信然後已。王卜二君余皆未見而善王君之子國棟卜君之子起元知皆隱君子是以爲之傳。

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雲貴總督諡文恪武趙公行狀

武陵趙氏系出宋宗室朝散郎不攸居歙之巖鎮元末東山先生沆爲詩古文尤精春秋明崇禎時有光道者以理學高節著稱其孫元裕康熙中遷湖南始爲武陵人子允芝蚤卒遺孤宗海善治生贅于王氏族黨依以食者常百數收葬亡隱甚眾中歲卒有二子其伯公也少敦敏好學長益端謹淵宏乾隆己酉選拔學使昆明錢公澧異之曰生人英也嘉慶元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充國史館纂修庚申辛酉兩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七年上

親考御史取第一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奏川楚善後事宜
上偉之十年充會試同考官巡北城掌福建道轉京
畿道巡通州漕裁革陋規十一年五月奏糧船起剝事發
諸積弊漕竣轉刑科給事中稽內倉丁卯鄉試爲江南副
考官榜發聞母訃卽日奔歸十五年起補禮科給事中充
會典館纂修辛未會試監試內簾湖南學使父干試事公
奏論之十七年授惠潮嘉道宣布教化優禮諸生清
理獄訟海陽普甯民械鬥擄掠聚眾久官不能治公自馳
往捕誅之沿海島嶼民多寮居藏匪消賊公悉編入保甲
毀其棚寮水陸獲盜無數十九年遷廣西按察使莠民假
天地會結眾斂錢每破一案邑里騷然公飭府縣實圖不
軌或搶劫及首斂錢者按如律入會保家者杖而釋之自

首免罪復爲條約諭民間廣種植浚塘堰嚴守望堵嚴峒
摘律例中易犯者五十餘事刊示之廣東洋匪投誠後漸
入廣西爲盜公行守令以捕盜多寡定其舉廢水路設巡
船商民停泊有定所衛之以兵舊例州縣送囚至省役與
犯並繫名曰連手讞定多疲斃公稽司府首縣三監重囚
皆常數百人額設禁卒四十八名不足鈴束增八十名役
食之費有案州縣捐之連手遂革又送囚遠者距省幾二
千里近亦五六十里每一囚往返費六七十金州縣苦之
多匿案不舉公議不通舟六府囚免發回五名以下者失
事官具費五名以上計程遠近給公費三分之一緝捕乃
力 上諭查廣西狼兵之制公覆曰狼兵初制無考惟
明史兵志有廣西東蘭那地南丹歸順諸狼兵宣力最多

之語其來已久檢司案自乾隆八年清查二十一年諸府州報兵田自狼兵外又有土兵土勇隘卒堡卒耕兵撫兵諸名其永耕田畝多寡不同而分防調遣與狼兵無異當時議有田諸兵食地另立名田戶名惟本地狼獍得充不許外售至州縣土兵歷來以田賦兵無缺凡食田兵其目訓練府州縣官會營歲一閱之不給田之狼堡免差操三十二年宋前撫奏給田兵九千五百人半習烏鎗四十三年停之時計狼堡兵五千四百八十五名均有田足資歲食惟守隘防汛走遞文書設狼總堡長農隙時官一閱之柳城雜容天河上林諸縣仍習烏鎗相安已久請循其舊明年實覈諸土司有田土兵三千六百五十五名無田土兵四千四百九十四名督撫據以覆奏二十年三月遷廣

東布政使州縣解司及領司銀舊皆有費或未領解則交後人代之展轉虛抵積數十萬交代每數年案不能結公設局勾稽未領解者各爲一冊行覈無訛卽由司劃抵免其費公之初至也司庫貯四百萬再逾年五百三十萬款清而庫以實廣西雲貴湖南諸水由西北二江匯注大水分流廣州入海濱河民築園堤自衛南海桑園圍九千五百餘丈險要石工一百五十七丈里民歲修數決石亦剝落嘉慶末西水漲決借帑修築而水患無時公上言民力已困請以藩庫沙坦花息及糧道庫息銀八萬發商年得息銀九千六百兩以五千還帑四千六百存縣歲修責成紳士以爲永利東省屯田五千三百餘頃自雍正三年裁衛所歸州縣上則畝征米五斗中則二斗七八升加一六

耗羨另科丁銀十倍民田歉歲多闕子女棄家室者嘉慶
五年前司常明奏丁有逋荒官多賄墊部議令別覓曠土
墾之卒無報墾者二十年督撫奏令瘠地量減科則荒蕪
題豁以現勘之沙田花息撥補公議曰通省屯米九萬二
千九百餘石可征輸者十裁五六餘均當減則沙田花息
僅足補冲崩無著之數而減則無可撥補查有乾隆中舊
墾沙坦六千餘頃科則極輕畝征銀四釐六毫四絲不徵
色米較上則民田尤饒沙民稅輕而利厚頃南海番禺諸
縣補請升科照番禺上則田畝征銀三分五釐八毫今請
沙坦田準此升科原征額賦外盡抵屯糧減則之數督撫
如議奏行先是海寇未平夷商詭譎濱海控制事宜數改
蔣公以新安之大嶼山香山之溪門東莞之虎門鎮遠南

山諸礮臺今昔情形不同行司議公曰大嶼山孤懸海外
夷船所經山中東浦大澳二口居民尤密舊于雞翼礮臺
設千總防兵去二口遠請二口各築垛牆四十丈增設兵
數澳門舊築六礮臺已爲得勢惟在稽察之嚴請責成同
知副將隨時監察演礮以重聲威虎門爲中路門戶水師
提督駐札控馭各島原建南山橫當二礮臺近復建鎮遠
一臺惟虎門寨距校椅灣海口尙二十餘里鎮遠南山聲
勢未能聯絡請于曠闊處建土城督提二標兵輪替駐防
遊擊或都司一人率之他如番禺之獵德汛當黃浦夷船
運貨入省之衝請設一礮臺扼之舊制東莞新安香山三
縣海洋香山副將大鵬遊擊各巡半年今澳門大嶼山皆
緊要二將未可遠離請歸提督統巡議上蔣公採行之公

以廣東風俗奢靡官民不知務本重刻陳文恭從政訓俗
二種遺規通頒之躬先率以勤儉惟公事無吝連山縣新
裁改入理徭同知修城工銀未及入奏公以已養廉爲之
或曰子產之興可勝濟乎公曰濟所可濟何能盡亦安能
恕也二十三年擢廣西巡撫十二月至桂林習知地勢建
甌旬月不雨卽旱竭至則以農坊水利爲亟宣諭守令平
疇修陂塘設龍骨車以挽水山田開蔭井設井筒架以汲
水作式使民仿之公爲臬司時嘗以會匪被脅准自首其
後州縣多勸使首公曰如此則姦人倖免轉以自首爲計
失吾意矣令辨其願從被脅分別治之于是破獲數十案
諭如律者四百餘人桂林梧州鬱林南甯諸府州界湖南
廣東柳州慶遠思恩泗城諸府界雲貴羣盜倚之出沒公

咨會四省搜捕不分疆域腹內州縣查保甲置望樓練民壯互相守望保甲不能編者建卡房縣或十座二十座府各以官會營巡緝柳州至省千里河道紛岐舊設水汛有相去數十里者增腰卡四十三所守以提標五營兵每卡一小哨船有盜則卡兵登船舉礮攻捕各村望樓團練咸出堵擒公率司道以下捐其費前後獲盜一千七百餘人公以外盜十居七八欲清其源使挾貲貿易挈耆耕種者爲客民立客長籍之單身流蕩者爲游民查籍遞回山僻草寮盡毀礦廠窯榨傭丁皆立冊有保者畱否則逐刊爲省例西省營汛工程例無支款乾隆中奏令州縣歲捐養廉扣存備修久之州縣捐款日多工程延廢公稽司庫有文職空缺養廉貯銀二十四萬奏請動支以爲例停止扣

廉又有酌提籌補之款巡撫以下年捐養廉一成補州縣無著虧空公以州縣疲乏酌減其額惟院司道府如故西撫歲支養廉銀一萬梧潯二關准巡撫得用羨餘公款曰吾家賴慈母悌弟經營先人餘業子孫衣食猶足矣身爲大臣復取盈焉將安用之吾不能裨益百姓第視所能者爲聖主宣布仁澤耳西省額設倉穀未買補者數十萬趨買之吏多病民公創預備倉捐銀一萬二千令桂林府買穀積貯以千金發典生息爲倉歲費曰後有君子擴此意爲之及諸郡邑今特其權輿也康熙中陳文簡公撫粵西設愛日書院久廢公修之復建培風書院課民間童子柳州思恩慶遠三府縣向無書院是歲鄉試三屬生員少應者公憫之發銀二千給右江道勸捐興建于是象州

羅城天河武緣雒容興業皆請創建道光二年入覲

今上於乾清宮諭曰以卿誠實不欺故

皇考簡用

貽朕勉之公泣諾至昌陵行禮而還四月回桂林八月授
閩浙總督十二月入京 召見嘉以公正忠誠三年二

月至閩時將懦兵驕公治軍嚴重明申條約徧給諸鎮營
汛身自攷校備弁無虛日參將某驕蹇浙提玩洋務皆奏
劾之兩省肅然手札司道諸鎮令所屬文武密陳優劣驗
之以事信賞必罰故所用得人上游四府地僻山深多漳
泉江廣人租山立廠爲業十餘萬眾游民混迹勾結土民
擄劫于是會匪擔匪丐匪羣聚爲害公令諸村廠就地勢
所便自相聯絡造冊報官以時抽查有盜鳴鑼逐捕復舉
誠實曉事者爲廠首約束之閩省舊于海洋緝匪費內歲

撥銀六千爲陸路捕盜用而州縣畏報銷累莫敢請領公
奏別于晒帑餘息內年以一萬爲率由督撫視捕盜多寡
輕重核給之毋報銷乃遣文武督兵赴諸山谷搜捕著名
匪首黨羽皆獲上游遂靖浙洋商艘報劫大率捕鯨漁戶
失利者爲之公既嚴責水師復與兩撫議立海口漁船出
入章程水陸合捕商舟漸謐福州閩安鎮外有琅琦島民
居二千餘戶多爲姦利濟匪公訪問控治移駐水師建礮
臺望樓省城門戶益重泉漳二府械鬥之風未已刊故教
諭謝金鑾治法論頒守令行之大要以重士親民爲本漳
州府周錦賢守也以老乞去公手書勉畱使署汀漳龍道
尤以臺灣爲慮盡選賢能以往未幾鳳山逆民楊良斌作
亂巡道孔昭虔知府方傳穉不一月平定鳳山縣城毀于

蔡牽之亂遷治埤頭屢議建坂未果傳璉東渡公以十事
屬之鳳山城工囑瑞蘭積案尤其巨者傳璉勘料頭無險
可憑請還舊治勸捐築城復與淡水同知李慎彝建築廳
城山前諸城乃備囑瑞蘭積案者嘉慶十五年蘭地人藉
創始善後事十年未竣以賦則不定諸案皆稽原奏民田
一甲當內地十一畝有奇請徵穀六石園一甲徵穀四石
戶部議令如臺灣叛產上等田徵穀三十二石中等穀二
十六石下等穀二十石上等園如中田中等園如下田下
等園徵穀十八石往反數駁又原奏限墾田園七千餘甲
及墾成實止五千餘甲戶部執原奏公歎曰彈丸之區民
力竭矣奏請賦則仍如原奏甲數以墾成爲準其制乃定
蘭民入山伐木歲供道廠軍工船料四載行十年矣軍工

匠首科斂無已道光三年山匠林泳春遂爲變水師提督
巡臺公飛檄捕誅之阮平博採輿論更定採料章程蘭人
乃服公按蘭廳在臺灣極北山後去郡城千里舊設守備
千總各一把總三兵二百人頗形單弱其南境蘇澳外接
生番與北境之三貂嶺澳皆東面大洋時有匪船藏泊艋
舺遊藝駐淡水道遠權輕不足控馭奏改爲水師參將兼
轄蘭境水陸事更於臺灣城守嘉義艋舺三營撥兵三百
入蘭營增設都司千總各一駐防始密臺灣十三營戍兵
一萬四千皆自內地五十三營更替例由廈門提督點驗
分汛其歸也亦如之而臺北至郡千餘里廈門至延建汀
邵諸營又千餘里班滿出營候商船配渡每需旬月兵弁
苦之公檄臺鎮知府更議上游諸府兵配臺北諸營者自

八里坌登舟入五虎門福州城守協點驗泉漳二府兵配
臺灣中路諸營者自鹿仔港登舟入蚶江陸路提督點驗
臺灣府城南路諸營均自鹿耳門登舟入廈門水師提督
點驗其往臺亦如之戍兵之困以蘇臺灣歲運穀十萬給
福州漳泉三府兵食以南船配載嘉慶後商船壞者民不
能復製運穀日艱而鹿仔港口門漸淤商舟益不便公奏
開五條港通商濟運港在嘉義彰化二邑間固偷渡私口
也臺本產穀之區福泉漳三府民食仰之商民販運歲常
百萬江浙天津亦至焉臺人不知蓋藏生齒日繁米價增
貴稍歉卽思爲亂公飭道府議令民間常蓄有餘勿任空
虛傳穰請稽出口米船月報實數酌年豐歉以定限制三
年五月浙江二十四州縣水災公與帥公奏發帑撫卹復

捐廉倡勸紳商得穀六千米一萬七百銀七十萬五千正
賑畢續放災區安定流民就食者公令所至州縣詢男婦
名數給滾單撫卹是秋浙中米貴帥公欲賑閩省倉穀運
濟公曰閩倉買補未足不可且碾運折耗委員運費異時
買補皆費周章惟臺灣歲豐乃與閩撫奏弛海禁招商販
臺米濟浙浙人之私墾南田也帥公持封禁之議公初赴
閩浙時 上命察之公以民生日繁南田山內浙臬司
朱桂楨勘墾田萬畝聚丁六千正可爲海畔窮民裕生計
未至杭州帥公奏禁人盡驅回田亦犁毀恐民復墾引海
水灌漫之公不得已據情覆奏居嘗惜之彰化縣有生番
地名埔裏社頗膏腴民數覲覲社番懼引熟番自衛孫公
巡臺有請開墾者孫公納之以語公公曰此界外番地有

主與南田曠土不同儻番人慕化如噶瑪蘭故事則可否
則爲開邊者口實矣臺府議至亦以勿開便孫公乃復申
越界之禁閩鹽不銷官商久困公以南靖長泰二縣最累
而額銷引鹽四萬二千臺灣一府年止銷鹽十三萬奏減
二縣引鹽一萬二千入臺額以蘇官困諸商帶完積年欠
課亦停徵兩年以紓商力前明之季戡山劉忠介公漳浦
黃忠端公理學大節最著忠介公已從祀聖廟西廡道光
四年 奏請忠端從祀於東廡列羅文莊之次侯官已故
安溪訓導謝金鑾德化已故泉州教授鄭兼才學行爲士
所服所至敦崇名節公敬異之令本縣學舉報鄉賢五年
九月調雲貴總督六年正月至滇貴州土瘠民貧惟黎平
府產杉木松桃廳產茶桐獲利資生餘則彌望皆童山也

近歲大吏勸民種植樹放蠶收繭織綢甚有效而守令或以爲迂公過諸府州縣多未行者復手教勸之且捐給工本滇省荒遠以靖撫邊夷督運銅鹽爲大政公奏陳銅礦情形其略曰滇省應運京銅六百五十餘萬帶補歷年沈失三十餘萬本省局鑄六十餘萬各省採買二百七十餘萬凡用銅一千數十萬斤昔時銅旺有盈存貯瀘店謂之底銅諸廠或一時未措輒借兌運京嗣礦生漸微歷請封閉減額銅二百餘萬近歲愈縮年常不敷一二百萬嘉慶二十二年底銅已盡適四川烏坡銅廠驟旺由滇委員買補至道光五年瀘店收銅八百一萬道光三年甯臺廠應運京銅改撥各省採買以瀘店撥補京運今存底銅二百七十餘萬而已本年諸廠報獲及已發在途已買未運之

烏坡銅四百數十萬尙可濟乙酉年京運至本省局鑄與各省採買皆未能裕由諸廠攻採年久硿深礦薄產銅日絀而炭山漸遠運腳加增審戶砂丁工本價外餘潤無幾故採銅日少欲覓子廠須預費工本民皆乏資廠官借發恐無成效遂至虧賠此滇銅疲滯之情形也惟有慎選幹員經理調劑攻採飭令各屬廣覓子廠嚴緝私鑄設法整頓期有起色又奏鹽務曰滇中舊制昭通東川二府食川鹽廣南行粵鹽開化府沿邊井遠民夷私食陵鹽餘皆食本省井鹽嘉慶八年改定民運民銷亦無分地聽商販赴井納課領引配鹽運銷井官收課報解年徵課銀三十七萬二千餘兩其後奏銷漸絀年欠課至十數萬詳察其故由八年改定時諸小井雖出滲淡薄而黑白安甯石膏諸

大井產鹽尙旺且有溢銷可撥補迨後大井涵亦漸縮薪艱費鉅溢銷不足補缺黑鹽諸井水數淹虧課不得已開子井涵稍厚因新例不分地界溢價爭售侵佔他井銷路是以課額日絀目前要策先擇誠實諳習井務之員堵緝私販就井稽涵防範干竈戶未煎之先然後按諸井出鹽多寡分地行銷以杜濫價越佔之弊損益變通惟在行之有效公以古人防邊之計無遮屯田日與撫軍考地圖訪形勢經營屯田安撫土司建設碉堡練丁防守諸制未成疾作五月一日薨 贈太子少保諡文恪賜祭一壇葬於郡城北陽山之西麓公少從舅氏王春莖遊教以勵行克己後益博覽儒先格言史傳雜記凡有切身心可致用者無不潛心體驗交遊儕會中聞嘉言善行則惕然若有

所動通籍後用力尤勤每日言行及讀書接物時自省察
甲子後日記之易簪乃已生平于人財物無所愛而未嘗
責人所難深知州縣之困體卹甚至而不可干以私接見
屬吏自道府以下懇切訓誡如師弟是非賢劣喜怒不藏
曰吾于人無私愛憎何必使之妄相揣度耶有所詰責其
人能以理自申者必賞異之卒從所請曰理識足而後氣
壯此非庸人所能也嘗顏其室曰省譽佩一玉章曰養心
戒性年位愈進用功益密嗚呼昆明錢公所謂人英者公
豈有愧哉公諱慎畛字遵路號達樓晚號蓼生乾隆二十
七年十月七日生薨年六十五三代考皆贈榮祿大夫如
公官階妣皆贈一品夫人娶同邑處士吳天雲女封一品
夫人子二敦詩郡廩膳生戶部山東司主事轉貴州司員

外敦貽郡廩膳生道光乙酉科選拔貢生候選訓導側室
龍氏一子敦訓道光辛巳舉人景山官學教習公詩文雅
則薨後諸子與門人輯之凡奏疏八卷從政錄八卷載筆
錄四卷檢巢雜識二卷省僖室續筆一卷讀書日記四卷
惜日筆二十卷雜文三卷詩三卷

東溪文後集卷之十二終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三

桐城姚瑩石甫著

臺灣府學聖廟祭品碑

古聖帝明王致祭於神鬼也一以人道事之元酒在室醴醴在戶粢醴在堂澄酒在下非以人飲飲之乎陳其犧牲備其鼎俎非以人食食之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歌者在上匏竹在下非以人樂樂之乎君與夫人七獻眾賓皆獻尸各有酢升降出入終日百拜非以人禮禮之乎夫飲食禮樂人之事也而以降上神與其先祖鄭康成之解禮運也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般曰此薦以上古中古之食也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盞籩豆鉶羹曰此薦以今世之食也夫祭備古今之食是不惟事以人道且

食古以今食復食今以古食矣而世竊疑焉以爲禮近人情非其至者祭天掃地器用陶匏曷爲以人道事之噫可謂未知禮意矣禮器此文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爛一獻熟鄭註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一獻祭羣小祀也血腥爛熟遠近備古今也疏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爛有熟所以各言者皇氏曰此據設之先後而言郊先設血後設腥與爛熟若羣小祀則惟薦熟以神卑耳先薦者設之在先後薦者設之在後豈謂郊僅一血大饗僅一腥哉蓋聖王反本修古不忘其初醴酒之用而元酒尚焉醯醢之美而煎鹽尚焉解割之用而鸞刀貴焉筦簫之安而橐籥設焉尚焉貴焉設焉者以近古之物先之而

鼎俎籩豆後焉非置鼎俎籩豆不用也故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又曰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學者明乎此則器數品物不可不講矣而世或忽焉豈非大不敬與至聖先師之有事也自漢明帝始祀於學晉武帝咸康元年帝親釋奠而軒懸之樂六修之舞牲牢器具則始於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唐宋金元以逮有明日益詳盛元至正二十二年定祝版式一尺二寸廣八寸幣用絹長一丈八尺正配從祀位凡用牛一羊五豕五犧尊象尊山罍著尊以實五齊壺尊以實三酒皆有上尊凡銅之器六百八十有一豆登簠簋尊罍洗杓坫爵之屬是也竹木之器三百八十有四俎籩簠之屬是也陶器三瓶香鑪也俎籩簠簋之巾六百三十有九此其最盛矣明制因之時有損益今通禮

先師位前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簋二簋二邊十豆十
鑪一鐙二四配位前各羊一豕一鉶二簋二簋二邊八豆
八鑪一鐙二十二哲位前鉶一簋一簋一邊四豆四東西
各羊一豕一鑪一鐙二殿中東一案西向禮神制帛九香
盤四尊三爵二十有七西一案東向禮神制帛八香盤三
尊二爵二十有四凡牲陳於俎凡帛正位四配異簋十二
哲東西共簋凡尊實酒承以舟疏布幕勺具東廡二位同
案每位爵一實酒每案簋一簋一邊四豆四先賢案前羊
二豕二香案一鑪一鐙二先儒案前羊一豕一香案一鑪
一鐙二設案一於南北向陳禮神制帛二香盤二尊三虛
爵六俎簋幕勺具西廡陳設同據此言之大成殿殿廡凡
用牛一羊十豕十登一鉶二十二簋八十六簋八十六邊

豆各三百有四尊八爵一百九十崇聖之祀凡用羊九豕
九銅二簋簠各十有九籩豆各七十有六帛十有一尊九
爵三十有八此禮器之數也殿外兩階金罍鐘一編鐘十
有六在東玉特磬一編磬十有六在西皆懸以簠業東應
鼓一祝一麾一西敵一東西分列琴六瑟四簫六籥六篪
四排簫二塤二笙六搏拊二笙二羽簫三十有六此樂器
之數也前代州郡縣學其器數殺於太學惟 本朝直
省府州縣一如太學之制蓋地有中外先聖則一未可異
其禮樂也而諸府州縣或以僻陋未能備物臺灣遠在海
外人士斌斌富而好禮者不惜重金以崇聖廟乾隆間前
守蔣允君能盡心于牲牷之豐碩籩豆物產之精微病其
時物價與國初定制大殊有司不能供也建言道府以下

春秋捐廉助首邑將事行之且六十年今物力益昂祭品復苟簡道光十八年中秋釋奠瑩泣事有感焉先是三年冬中丞劉公觀察臺灣與郡人士修府縣學宮設局舉蔡生植南敘習樂舞頗備聲容矣乃鼎俎籩豆之實與夫太牢牲殺之供所以享神明者猶未及講不可以告虔告潔也乃與郡守熊一本出廉俸各助一祭依據禮經菹脯豆籩府縣學咸如數督諸生備之爲式明年勸紳士某輸金二千歲收其息供品物費擇習禮者十二人輪司厥事復以二人總理之自是可以物稱其品器稱其數矣乎至於迎神九拜三獻九拜送神九拜與夫上香受福焚燎之儀舊有簡闕者亦詳攷而訂正之諸生懼後此復有怠也請爲文以志乃推古聖帝明王所以交神明貴多品之義

而詳其器數品物之制俾泐於石

蓬州新建玉環書院碑

自古教學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戰國暨秦蕩然矣漢元成閒乃復教學養士東漢太學頗盛六朝益修之唐初以國學太學爲未足也於國子學太學律學書學算學外又設宏文崇文二館創立學舍教養諸生然皆在京師其後外郡縣乃有自爲書院以教生徒者實宏崇二館開其先也宋世旣立太學四門學小學矣崇甯中以天下皆興賢貢士更卽國南郊建外學凡上舍內舍外舍生多至六七千人而諸儒自爲書院講舍教授生徒者不可勝紀元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

之家出錢粟贖學者并立爲書院每書院設山長一人書院之設山長自此始也明代至今天下府州縣學外莫不各有書院大抵官與其地士庶自出錢粟爲之不盡官立也地大而財廣者或二三之嗚呼盛哉然盛極而衰者事理之常亦有不能建一書院者或有之而簡陋不足教養人士今蓬州治梁相如縣地非古蓬州治朗山蓬池之舊也城依王環山在五馬山南面嘉陵江隔岸鳳凰山橫列攬秀拖藍最得形勝舊無書院或就文昌祠稍葺齋舍延師課士強以蓬山書院名之然大小蓬山在今營山縣東北名實旣乖且講堂不立膏火無資歲取濟倉餘穀數十石供課而已山長修脯取諸僧寺入官之產歲入數十千錢不能聘延名師諸生無義莫肯肄業學舍之草滿矣嗟

以道光二十六年來知蓬州見之不能無愀然也以問蓬
人僉曰眾思與之久矣前年卜地城北州廨後學宮前左
偏形家言於此建書院大利學人文風盛而稍不利於官
眾莫敢請也堂曰何其妄哉官民一體耳苟利士民官何
不利之有數十年來州官無遷擢惟有死亡又將誰咎且
州無龍神祠大成殿祭器闕然及此書院膏火皆事之所
當先者蓬人能出錢粟助我乎僉曰能乃與學正趙富辰
訓導楊光海暨吏日王鈞謀之延伍君聯芳順賢藍君世
茂侯君代仁議首事分路勸捐設局城中伍藍三君倡捐
公錢外局中之費伍君與順賢復自備之眾出錢者皆至
局書名逾年得錢九千六百四十千諸首事各司其事鳩
工庀材以二十七年二月始建書院於新所明年二月畢

工棟宇堅壯規模宏整講堂學舍山長寢室溜廚咸備名
之曰玉環書院凡用工物錢四千六百千有奇置田六區
供山長修膳諸生膏火之資龍神祠亦告成惟祭器未置
書院章程未定而瑩病退經費未裕尙有待也逢人愛之
滇中封君允濂繼知此州力任諸事逢人乃喜請余爲文
記其緣始龍神祠瑩已有記矣乃考書院所由來而告之
曰諸君知書院所以異於官學者乎天下學校自京師國
子監及諸官學外諸省府州縣所在立學貢士教養之法
備矣又有書院之設何哉蓋官學者登進人才之地而非
講習肄業之區也羣萃而處之朝夕講誦執經問難師弟
授受誼兼尊親則書院山長尙焉非如學官歲月一考校
之而已故學官之用舍大吏可得而黜陟之山長者必道

德文章藝業可爲師法士望歸之乃執贄於門天子不得而可否之大吏不得而進退之然後坐擁皋比士心悅服故雖世道衰微而禮義廉恥之四維猶存於書院也然則書院之設所以教人敦本立行修其文藝聖賢所以經緯天道立人道之大端者於是乎在苟師道不立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卽書院可無設矣有志君子循吾言而深思之必有睪然望且躍然喜者則人皆豪傑之士豈但文藝之工日新月異取青紫如拾芥已乎是則區區之心所深望也夫

蓬州新建龍神祠碑

周禮大宗伯有風師雨師之祭鄭康成以箕畢二星解之蔡邕獨斷亦謂箕星其象在天能興風畢星其象在天能

與雨祠此神以報其功後儒多不從之蓋謂風雨皆天地之氣其精自有神主之箕畢二星特從所好非卽風雨之神此論善矣然神不可見也若龍之能興雲雨而澤萬物則昭昭然聖人作易以龍德爲乾象孔子贊之曰雲行雨施是其證也然則謂雨師之神非龍可乎天下皆知龍能爲雨而不以雨師當之者世儒之固也史記封禪書秦并天下而雍有風伯雨師廟各以歲時奉祀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分雷公風伯廟於東郊兆雨師廟於北郊兆隋書禮儀志晉元帝建武元年以仲春仲秋并令郡國縣兼祀風伯雨師夫雷公之稱風伯之號皆不見於經而當時儒者未嘗非之若龍神之爲雨師不猶愈乎今制天下府州縣皆以風雲雷雨之神及山川城隍之神共

爲一壇與社稷同日致祭然京師仍有黑龍潭祭禮尤重
每有禱祈 皇帝常親行禮而天下府州縣亦莫不有
龍神之祠蓋禮經有本有文國制有典有例祭之於壇則
稱雨師以合禮典祭之於廟則從龍神之實以洽人心其
于禮經國制庶無戾哉瑩以道光二十六年至蓬州禮壇
廟謁龍神獨無專祠而列龍神相於真武神廟之側室總
勝之曰雨師壇旣廟矣而謂之壇且龍神已不正其位又
并真武而從雨師之稱非惟褻慢名實尤乖不經孰甚焉
乃謂諸達人士別爲龍神建祠卜於城東北隅王環山之
巖後有三泉嚮爲禱雨之湫本太平庵地址眾官人買之
請獻以建神祠庵僧復稍有所獻於此妥神庶得其所可
以澤萬物而福我蓬人乎經始於二十七年七月成工於

明年二月凡用工物銀壹百有七兩二分錢一千三百八十一千捐資者闔州紳庶而藍君世茂倡捐公錢自備食用且獨任工程之事伍君聯芳商贊成之神堂前後二所各六楹東西夾室廂房庭軒更衣之室咸備寬峻整固足以奉靈樑陳儀物自茲以往歲獲有秋雨暘時若永無水旱災忒惟神之賜也敢不敬歎

陝州知州姚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莆字勤若桐城麻溪姚氏系出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旭五傳爲湖南湘潭知縣之騏及子孫森爲龍泉訓導孫文焱爲峽江知縣皆以循吏著名府君峽江五世孫也祖孔鐸父興澍以府君貴贈如其官階府君能文善書明習吏事方勤襄吳槐江兩制府皆重之延參幕事嘉

慶勅投効南河補中牟縣丞調軍營防堵白蓮教賊招撫
流民有功擢商城知縣潔己愛民案無畱牘其地界豫楚
民悍好鬥隣邑洪姓者尤暴官吏莫可如何府君偵所在
親捕治之悍民斂跡巨室某有無賴縊於其門懼累懷重
金以獻府君卻之而白其事十六年商城旱災設粥廠賑
糴有法大吏使諸邑效之全活甚眾二十一年河堤漫決
調府君總理工事速竣升知陝州以勞疾乞歸兄老喪明
苦家人眾府君析田產爲之經營朝夕過問篤愛備至及
歿猶戒諸子顧瞻弗哀邑有永惠倉備荒董事易穀買田
歲不收與無倉同府君集議爲積穀之法數年遂盈萬石
汴南類患水流離載道本邑飢民錯之益眾有司問計府
君爲悉心籌畫皆安堵聖廟及奎星閣工程有裨邑中者

隨事倡捐無不濟其與人和易而臨事慷慨不阿教子弟嚴謹無踰規矩者娶趙宜人同邑世家也通經識禮義內政井然自府君初貧迨仕宦布衣疏食并白常與子婦親操之待媵妾李氏有恩李早歿撫其三子如所生御下有條理未嘗疾言厲色以是感化率教府君以乾隆戊寅四月十六日生道光乙未閏六月一日卒趙宜人與府君同歲八月九日生同歲三月二日卒子四人炳趙宜人出次錫齡次鴻文次炯女二皆李氏出以某年月日葬於邑西陶冲驛之響水巖其族孫瑩爲之銘曰

卓矣府君秉德之貞家勤其職吏奮其能奕奕我祖世德克耀府君承之不回是昭隆茲岡阜鬱彼楸松卜云幽宅永吉焉窮

翰林院編修馮君母謝宜人墓誌銘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姚瑩在成都翰林院編修馮君桂芬以其母謝宜人訃及行狀來曰吾母平生無奇節可表然當變故不驚遇橫逆不校處安樂不忘貧賤處患難不殊安樂沖和純粹之德敢求先生一言誌墓馮氏實有賴焉瑩曰唯唯宜人懿嫻鄉里所眾稱也瑩嘗令吳君在京師又有故其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宜人浙之嘉興謝氏二十五歸馮君父奉圃封翁翁吳縣人世賈饒於貨宜人母家亦豐工書算而卻之不爲荆布升白是操敬事夫及姑曰婦職也翁之羣從眾而多猜嫌率以德感而泯之翁性嚴厲家人無所假宜人禮之終身不失佐以和惠家人小過輒掩覆之而僕婦無敢欺家再燬於火遂中落栖茆舍中

冬月霜寒風勁淒厲萬端宜人顏色自若寡言笑非移居
不出其戶有事親族會終日不聞其聲然內事無不辦兩
手操作未嘗閒也嘗曰人生惟儉最樂耳儉則所需無多
易給吾以儉故家境五變而無所苦否則不適者多矣又
曰一絲一粟皆天生物力不惜必有天殃吾見富貴家不
旋踵塗地皆其徵也可不戒與桂芬初食餼宜人喜曰汝
家惟伯叔祖兩秀才今汝繼之願馮氏世世有讀書秀才
其榮多矣利名非所望也及爲編修假歸爲宜人七十壽
愀然曰兒列官于朝當爲好官吾聞好官甚勞苦兒勉之
顧兒體弱重吾憂耳訓桂芬曰人必有其職女紅中饋婦
職易盡耳兒當思盡其職諺云好官多得錢是商賈也兒
異日必不爾桂芬以道光二十年庚子科進士第二人及

第授編修爲 國史館協修木衙門撰文教習庶吉士
充癸卯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甲辰科廣西正考官二十一年
迎翁及宜人養京師二十五年十月宜人有疾終于京
邸明年訃始達成都又逾年塋乃得銘其墓其辭曰粹維
睿敬厥德陋才稱勤績穰境有惠無異色誠子賢猗世則
永邦光壽幽石

戴孺人墓碣

幕府山者江甯府城西北眾山之祖其西枝爲石頭小倉
二山在城內西北隅近城數十步爲顏魯公放生池池東
北有小阜蓋石頭之左股也阜上有道觀曰靈應半就頽
矣道士楊靜逸主之先是吾桐族人有諸生舜舉者嘉慶
道光間奉其母兄寓江甯久之善靜逸其母曰戴孺人故

貴西兵備道桐城戴涵之長女也適吾家諸生培梁爲諸公記室有聲二子長曰星煒嘉慶甲子舉人景山官學教習次卽舜舉與瑩同歲遊郡庠三日恕側室某氏出也星煒爲教習數年病廢偕兩母依舜舉幕遊貧甚道光十年月戴孺人病歿寄殯於靈應觀後東北山麓瑩之監掣淮南也舜舉移家就之及瑩過海不能從幕食於儀徵未幾星煒及其庶母相繼亡已而舜舉亦亡遺一子某聲而弱一媳一幼孫困窶益甚儀人相與殯之且買山以葬復醵錢歸其子媳若孫於桐城道光己酉瑩旣罷官客遊江甯儀人監生諸鉅以舜舉葬地之契來告曰儀人念公德不敢不愛其族已買山葬之地在東南城外永慶寺之東山姚氏一家三穴乾巽向儀人春冬祭掃至今未已此契

宜歸姚氏爲異日之據瑩敬謝之而族人同在江甯者曰
舜舉兄弟庶母皆葬矣戴孺人一殯猶暴於野其若之何
瑩曰是吾族人事也族弟永康善形家言走視之曰觀後
殯地吉壤也觀主厚舜舉願送以葬願其孫不在此誰主
葬事乎瑩曰舜舉兄弟儀人旣葬之矣爲其孫貧弱故也
豈族人反不可爲耶乃擇九月二日葬戴孺人亦乾異象
而兼戌辰塚成立碣題之曰例封孺人桐城姚母戴孺人
墓是日族人在江甯會葬者八人曰祖培曰瑩曰永康曰
坦曰坤復曰伯鸞曰恩慶親友至者曰張匯葬旣畢瑩乃
爲文表其碣以諸缸楊靜逸兩地契歸於其孫冀異日得
其詳焉

處士大年君墓碣銘

國初順治康熙中吾桐族人有處士曰大年者僑寓江甯善南城外八里之天隆寺僧其沒也僧葬之寺右山中道光十八年瑩訪得之以告族人休陽令曰儲如皋主簿曰城者修其墓而立碣題之曰桐城處士姚大年之墓約每歲中族人省小山十世祖芳麓公墓者必過天隆祀之逾十一年瑩客遊江甯儲城皆亡矣九月九日瑩偕族人過天隆塚墓完好乃補銘之曰人生而有死子孫埋之無子孫者暴骸矣所善埋之埋之者其人不必同其爲埋之一也埋之厚薄不必同而百十年後惟子孫知之耳他人不能知也今處士之葬不以其子孫葬後且二百年寺僧能知之而瑩與族人咸知之非有隱德足以自存于天地閒乎并其德行之何若不必知斯之爲隱君子方明之亡也

天下遺老如此者何限世乃必傳會其事而古人之義亡矣余於處士蓋畢然有感云處士名文 栗岡公之 世孫也其銘曰生無顯名而隱其行沒無後裔而藏異地逾年二百乃彰其德無稱有稱吾以爲處士銘

左石僑墓誌銘

君名德慧字欽敬石僑其晚字也世爲桐城人八世祖光前明僉都御史忠毅公第三兄也以孝稱七傳爲甘肅岷州吏目護西甯府循化同知名長春君之考也娶於周氏生君年十五而孤守貧力學爲諸生有聲嘉慶甲子山陽汪文端視學安徽重君學行舉優貢爲豐縣訓導道光元年兼署蕭縣教諭訓導七年授吳江教諭四十日而丁母憂胡小東太守在廣州延主講席者三年浙江糧道程首

聞君名重聘延教其子十七年余備兵臺灣復偕君往興
修海東書院請君主講君學問文章博瞻精通尤以名節
爲重其教諸生皆有法則日夕孜孜講授之勤一若爲童
子師者而時時畱心地方有所聞必以告余久之不爲厭
其教大行諸生中雖素以桀驁頑梗稱者亦化之革面受
教唯謹然後知君前在諸學官時崇實學敦名節能勸其
職時論以君與德化鄭兼才并稱二教諭良有以也汪文
端在京師日君嘗至京館文端家相待甚厚蓋文端之學
問極博而醇於理惟君悉如所望故尤相得也二十一年
歸復爲吳江教諭時君年六十八矣二十三年余奉逮過
吳江君猶出見話言縷縷而已有疾遂以是冬十一月終
於學署年七十君娶周氏生子三長鳴韶監生次鍼掄縣

庠生次日馴早亡聘嚴氏未婚守志四孫維養縣庠生爲
賓榮清魁兆皆業儒君家在桐城老洲灣至君移居查林
今距君亡且七年矣其家謀葬君而乞余爲之誌

銘曰其學淹以通其行篤以恭名重公卿而守學舍以終
惟其守之和而用之中

東溟文後集

卷之十三

七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三

終

東溟文後集卷之十四

桐城姚 瑩石甫著

祭籀君九叔文

維大清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十二月旣望總服姪瑩率袒免姪孫以增謹致祭於九叔父之位而言曰嗚呼九叔今又亡矣高祖以下祖父兄弟八人亭人惜抱二公最爲永年嘉慶乙亥瑩過江甯省惜抱公於鍾山與叔聚旬日而別是年惜抱公歸道山祖輩遂無存者越八年瑩考醒庵公棄養從祖伯叔十人尙存其四年前十叔亡今叔父又卽世諸父兄弟僅七人在焉是可感也叔少善病讀書勤苦惜抱公語之曰所貴讀書者欲明理學爲人耳苟能爲人豈必取科第哉叔由是輟舉業盡心弟子之職侍

東澗文後集卷之十四

惜抱公孝養備至無間兄弟而瑩所服膺於叔者則尤在能任大事也昔瑩少時見諸從伯叔祖父母之喪六人或
有後若無後悉叔經紀之余家世清貧六人者喪皆非易
辦叔亦非豐而一一治之中禮不後時無難色是非敦禮
明義者能之乎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此爲父母言也叔于父母外更治諸父母大事
六人有功於家甚大豈非善讀書者哉每慨世俗日薄有
服未盡而彼此如路人者淵明賦詩所以致感於長沙公
也叔可謂不負庭訓矣瑩能無服膺乎願從仕二十餘年
不能盡贍其周親叔猶謀食於外心常歎焉前年攜弟寶
同渡海請叔歸養叔許之甫歸家未幾遂病不起傷哉自
乙亥至今不相見者二十五年今歲七月忽夢見叔如平

生而身白衣寤而怪之及家書至則卽叔亡之月豈神果有知數千里越海相訣耶先是叔有疾伯兄以書來瑩憂之報書家中爲叔潛治後事仍問起居且譔聯語爲壽叔遂不及見矣然叔有二孫一曾孫寶同雖從瑩渡海其婦賢佐以伯兄族戚治喪如禮庶可慰於九京乎瑩旣擇地爲位以祭而有所不能已於中者乃拔淚書之位次尙饗

祭張亨甫文

嗚呼亨甫竟亡矣始君在吳將有河洛之游聞余赴詔獄輟游相待偕至京師謂余苟不測將鳴臺諫求昭雪余勸止之自分或遠戍君曰審爾當送至塞是時君固有痼疾矣及余蒙恩原出獄君喜從余寓宣武門外楊忠愍故宅延醫治疾特畏寒爲製重裘猶向陽熱火自就日夜

嗽甚痰多而腥碧君惡之醫曰是肺痿也善君者日饋藥餌走問不絕余南歸有日以君故改期君曰家有負必償之余與諸君謀鳩二百金君曰可矣封識交余俾付其家十月五日君忽失音自訝曰是必死也亟取近作詩稿倩余族弟錄之親指示篇次及所塗乙者越四日晨起召余約朱伯韓侍御至臥室出已刻詩十數卷重自刪存伯韓執筆逐篇舉問存者君領之欲去者搖其首自辰至午乃畢復屬身後數事伯韓與余識之君氣益耗竭遂以是夕亡矣嗚呼傷哉君負奇氣大節所交皆天下賢豪游跡萬餘里窮山水奇處不憚險遠荒寂必紀以詩尤留心當世將欲大有爲庚子辛丑壬寅之間海上夷警君跋涉聞道感慨悲憤輒於詩寄君天才奇逸不減高青邱而感時紀

事沈鬱雄宕或且過之論者以爲接迹放翁遺山由懷抱
同也君少孤後母撫之能自讀書振拔弱卽有聲伯兄愛
君賈以助廩往常從其意君亦以此自豪伯歿君乃困矣
事後母極孝義葬皆竭禮年二十七以選拔貢京師又十
年舉於鄉數躋禮部困甚余自臺灣招之君憚涉海不果
往使人寫其貌爲詩寄余自是往來吳楚齊豫閒無所得
生平壯志未嘗發摠徒以詩名卒以義死嗚呼亨甫其能
無憾乎君數游京師將二十年故人散亡現存若後交者
尙十數人在悼君之遇且重君義聞喪爭赴旬日醵五百
金以歸君喪余愧不能厚殮君然不敢不盡誠信闕距京
師七千里今攜君柩行君嘗愛桐城山水風俗靈其一駐
吾鄉召君之子扶歸至收拾遺文則余事也嗚呼君其稍

慰否乎時官京師厚君助余治事者桐城姚元之伯昂昆
明黃琮集卿道州何紹基子貞宣城梅曾亮伯言上元馬
沅湘帆益陽湯鵬海秋旌德呂賢基鶴田六安吳廷棟竹
如臨桂朱琦伯韓盱眙汪云任孟榮高要蘇廷魁廣堂柳
州王錫振少鶴昆明戴綱孫雲帆揚州江春祺介堂漢陽
葉名澧潤卿恩平梁之棣周卿新城陳孚恩子鶴棲霞牟
所一樵山陰宗稷辰滌樓閩何冠英杰夫陳景亮弼夫侯
官林廷禧晉江陳慶鏞頌南同安邱聯恩偉堂吳葆晃賜
谷龍溪鄭篪韻齋光澤上官懋本蓉湖道光癸卯十月二
十一日桐城姚瑩撰

祭兄伯符文

嗚呼死生亦大矣而全身爲難吾與兄自少至老所遭多

可傷身之境兄慎全之亦以全余不尤難哉兄長余四歲
童時家落父客遊寡合賴母操持教養辛苦百端余幼惟
讀書不力母時或責兄示儆而兄不以爲怨余十歲患痘
證甚危里中兒死者百數母以貧不能延醫兄輒五鼓起
單衣冒風雪立醫檐下候門啟求之如是者累日醫感動
囑勿復往自來診余得不死而兄不以爲勞稍長附學塾
師館中兩人晨往各懷二餅日中食之暮始歸而水飯如
是者二年塗市惡少多所欺侮兄攜護往來不傷比匪丁
卯余鄉試過皖兄客居旅寓典衣市龍眼一斤一夜手剝
其肉實棗中旦日懷之徒步數里授余曰三場辛苦弟每
持此食之可資補助其愛弟如此辛未之歲老父歸里余
幕遊在粵桐城歲數歉賴兄侍養余以無憂余筮仕平和

兄侍兩大人就養至于臺灣余以公事出入無期賴兄朝夕視問無闕兩大人先後棄養皆兄扶喪歸里又王父母停葬已久兄誓求兆域兩代得安窀穸而兄之心力瘁甚矣余宦遊三十年無家丁酉之冬兄爲買宅始得以處其家人至於族戚貧寡任卹之事無不惟兄是賴焉余嘗爲堂伯堂弟婦各置百金屬兄慮其後事久之無恙伯將別用兄持不予伯疑金烏有矣兄出示原金余手封如故伯乃驚歎其謹慤如此余之備兵臺灣也瑛夷猖獗海上警信日聞兄憂念余幾廢寢食及聞臺師數捷乃慰余復被逮禍且不測兄親至吳中候余月餘始過握手悲傷勉余大義舟送余過黃河而返余旋蒙恩宥復予官之蜀乞假暫歸兄謂余曰忌者益眾可無之置乎余曰君恩未

可預也及往果見扼抑二十七年冬兄使人寓書曰弟既
遵命至蜀又兩使異域且之蓬州歲餘于義可歸矣是時
兄已患風痺之疾右臂不能作書余見之憮然適有斌少
寇奏移之事大府不欲其行遂決計乞退以二十八年五
月歸家終全余身者兄也兄兄余喜甚兩宅殊近晨夕往
未嘗一日不再相見何期數月兄病復作未及百日遂不
起耶兄嘗爲家督族中事無大小甚辦而用常贏又能不
避勞怨公論服其平慎皆敬憚之闔棺日臨送者百餘人
莫不嗟傷而况余乎嗟呼兄未亡前三日鄉人郭二夢兄
冠服莊嚴使之負送登輿入一大城驕從儀仗迎者甚眾
已而兄亡然則兄其爲冥官耶幽明之理誠不可知綜兄
生平孝友篤誠其默鑒于上帝者必已久矣郭二之夢豈

其妄哉兄年六十有九視我祖我父均爲過之全身而歸亦復何恨得侍兩大人于地下兄其含笑矣顧余今亦六十有五而不能相從余之負兄不已多乎嗚呼余生而適少病惟兄是活貧賤惟兄是依患難惟兄是卹而今已矣能無痛乎

王石卿壽序

古人兄弟文章自相師友者唐之二王宋之二蘇明之四皇甫本朝之二方其最盛矣然摩詰子瞻子竣百川蓺業皆爲弟所取法而名位皆不及其弟天若於此亦有靳焉蓋留其兄之所不盡一發之於弟亦如前人厚其積而後人昌其成也同年王可愚未壯成進士厯戶曹郎官以御史出守大郡其名位事功方日盛大而詩賦淵源所自實

本於其兄石卿先生蓋可愚之學卽先生之學也先生自爲諸生卽有聲試輒冠曹偶嘉慶癸酉始舉於鄉三上春官不第乃棄之可愚典郡迎先生於署朝夕政令與商榷焉先生爲人和厚學有本原與可愚以文章政事相切劘有非世俗所及故可愚內掌京畿道外治荊州其所陳建施設一皆中正寬平先生顧而樂之不復思進取矣道光元年覃恩可愚陳請

天子爲可愚以其封予先生是可愚之名位又卽先生之名位也此固足徵先生兄弟之友悌而天道報施無異於前後不又可見乎庚寅之秋余過荊州見先生風采奕奕神靜而氣和視可愚尤少焉先生曰嘻吾今六十矣余不覺爽然可愚因屬一言爲壽余曰必也其如唐之二王乎庠詰中歲好道弟爲宰相而白

退居於輞川酌酒賦詩蕭然神僊中人今先生之頤養不下右丞異日湯泉龍洞之間購置別業于以徜徉游泳余家去先生三百里耳猶將一舟一罇從先生往也先生其許之乎若夫孝友之誠本乎仁厚仁者必得其壽則夫人所能言不待余之贅辭也

族母方太孺人八十壽序

瑩嘗讀易而知興家之道一曰嚴家人之彖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夫嚴父世所常有嚴母則難而史傳所載嚴母未有不成其子之名者又讀老子而知興家之道三曰儉曰慈曰不敢爲天下先儉慈世知之矣古稱不爲福始如王陵之母者不多見也而王陵以此封侯易與老子其言道精矣丈夫或猶昧焉而婦人往往得之以今所

見若吾族母方太孺人蓋有徵也太孺人以名家女歸族伯建庵先生先生教讀爲耕太孺人鍼黹佐之不以家事相擾家道稍立先生數應試不售而歿太孺人年甫四十一子永康方幼二女未嫁日夕課子以讀督女以紅寒暑無輟偶有小失必責之不貸門內肅然上事衰翁數十年生盡其養歿治其喪皆中禮度及二女以次嫁永康授室則太孺人之家益稱裕矣然猶食不二味事必躬親治家雖儉而待客必豐有告急者未嘗不量力助之也永康賢而才鄉試屢薦未中式乃援例爲丞得出仕矣仍畱家事母鄉里有公事皆信任之無不辦者太孺人戒之曰汝毋恃才勿先事詢謀於眾而共成之庶可以濟族人舉永康主大宗事太孺人又戒之曰闔族事繁主者不徒計資財

保墳蔭而已凡遇一事必平情度理處之允當又鄉居多愚不知孝友皆由不讀書耳汝其盡心培養之永康受命惟謹族人悅服嗚呼觀太孺人之治家教子宜其興也太孺人年近八十起居強健神明不衰長孫芳爲邑諸生道光丁酉已中式第二爲二主試爭前後不果次孫曾孫皆繞膝承歡一門之內雍雍如也瑩幼時爲建庵先生所知因以受業又與永康爲僚壻知太孺人家事最悉謹爲壽言序其所以興者

丁母孫太安人八十壽序

道光二十五年余與丁成之別駕同有乍雅之役明年乃返成都從事日久甚相得也成之大父小疋先生考著博洽名重於嘉慶間長君逆莊先生能世其學而無年成之

考也卽世時成之四歲旣長介而能和以諸生遊蜀佐臬司首府讞刑二十年有聲遂得今官乍雅之使大府蓋器之也成之差次告余曰某不能承家學而爲吏懼羞其先然猶稍有知者吾母太安人之教也明年八十子能一言不朽丁氏乎余曰唯唯嘗聞古賢母之教子也曰幼束以禮讓長訓以詩書故能成其令器歐陽文忠有言見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以成之之賢不可見賢母之德則乎太安人上事有高名之翁下事令德之夫能盡其道不幸夫蚤卒撫其二孤苟不振則家墮矣太安人節以持身儉以治家惟節則志恒孚于義惟儉則行必陋于禮婦人之德莫大焉故能教其子成先志而振其家豈非身教之符契哉成之客遊嘗以美裘進太安人在笥久之

而未嘗服也有兩婦助操家政猶日孳孳不以爲勞待嫺戚僕從未嘗寫恩余所聞諸成之者如此成之仲弟玉川亦受太安人教能植其行以未入流候選太安人顧而樂之門內雍雍以肅宜其年躋八旬而壯健如四十許也旣壽而康固有道矣往一巨公不朝夕勤其職事而好爲熊經鳥伸之術語人曰動盪血脈可延吾年斯言不惟乖古人之義其亦未奉太安人之教者乎余旣許成之爲文未屬稿茲來蓬州稍以所聞者推明其義而序之